

台湾温情小说天后 黑洁明
继《那一季荷花灿烂》之后水色又一辉煌

黑洁明 等著
流浪的爱情

TO ROAM ABOUT
IN SEARCH OF GALLANT
ADVENTURES



NEW STAR PUBLISH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浪的爱情/黑洁明著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 2004. 12

ISBN 7-80148-740-0

I. 流... II. 黑...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2225 号

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B 座 302 室

邮政编码:100007

电话:010-84094409

传真:010-84094789

经销: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中心:010-64631547

Email: newstar-publisher@163.com

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889×1230 毫米 1/32 开 印张:7 字数:136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刘莉 范超清

责任校对:罗嘉恒

封面设计:李淑君

版式设计:李淑君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

流浪的爱情

黑洁明
等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目录 Contents

004 水色

S SEDUCTIONS 诱惑

她有细水长流的爱情，却日日受心魔逼迫。忙碌木讷的男友，怎敌他桃花眼的一挑一勾。二十一世纪的女性，理智而不失感性，依赖而不失坚强，但终究，难抵暧昧的诱惑。

016 亚西亚

女人 THE WAR 战争 TWO WOMEN

男友为了少奋斗三五年，大展美男计，与上司共谱爱曲。旧情人为免得内伤，只好逃到外面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没有白马王子可以雪耻，只好让事业更上层楼。这已不是一个男人背叛那么简单，而是两个女人无声的战争。

020 曲红

爱 LIES OF LOVE 的谎言

个性有余美貌不足的林灿，成了他现阶段的最高挑战。不过忙于攀登事业高峰的佳人却无意与他玩一场爱情游戏，有约不赴，有花不收，游戏人间的三高男，终于报应不爽地踢到铁板。

莫名其妙!她不过是想搭个便车,他干吗不屑地撂下一句不会娶她的话呀?死老外!以为长得帅又有钱了不起啊,竟敢讥笑她没长相、没身材又没脑袋!士可杀不可辱,这个梁子结定了!风水轮流转,才一天就转回她这边,他道歉并请她当临时保姆,面对帅毙了的他,她性情大变,只是她还来不及朝他伸出魔掌,他就已经……

SECRET 潜爱 LOVE

金 鹰

154

他的爱潜藏而深刻,在黑暗中为她照射出心灵深处的光明,淡淡的,暖暖的,围绕着她而不干扰她的知觉。可她习惯了照耀,所以对这沉默的爱看不见感不到。

THE 无名指 RING OF GEM

新 衣

163

因为青春的怯懦,她与他最终擦肩而过,只能站在韶光的河流上,看他的别人上演一幕幕悲欢离合。没有想到他会回头。有时候,一回头就是一个错。

LOGIC 酸奶 T

任 雪

173

被酸奶谋杀的亿万富翁,成了无主的孤魂,致力于寻找死亡的真相,却揭开了一些更不堪的过往。究竟是谁杀了他?妻子?叔叔?还是女秘书?

WHO IS THE 赢家 WINNER

卿 凌

216

是游戏?还是战争?不经意的出轨,收获一身的狼狽,在这无止境的纠缠里,他,她,她,谁才是最后的赢家?

S 诱惑

EDUCTIONS

她有细水长流的爱情，
却日日受心魔逼迫。
忙碌木讷的男友，怎敌他桃花眼的一挑一勾。
二十一世纪的女性，理智而不失感性，
依赖而不失坚强，但终究，
难抵暧昧的诱惑。



中午下班，由美刚迈出公司，徐向就在马路对面手圈着喇叭“由美，由美”地叫。

她望了他一眼，略一垂头，自顾向车站走去。

徐向急急来到跟前问：“你这几天怎么了？人不见，电话也不听。”

由美抿着嘴没做声。

他又啰唆着解释刚才车子走过一站，弄得他徒步差不多十五分钟才走到她公司，又说刚才路边一台小轿车经过，要不是他跳得快就会被溅得一头一脸的泥水……

由美突然打住他的话：“我肚子饿了。”

来到麦当劳，徐向主动跑去买食物。由美轻轻挨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徐向瘦削的身躯站在队伍后面，伸着头左右朝前望去。

半晌，徐向买了食物回来，是芝士汉堡加红豆派。由美的气又上来了——平日两人去麦当劳，总是由美去买吃的。徐向爱吃麦乐鸡，她爱吃麦辣鸡汉堡。

两人一起过了五年，这点小事，他怎么可能弄错？

由美一声不吭站起身来，走至柜台买了辣鸡汉堡，服务员问还有没有想要的，她几乎冲口而出：麦乐鸡。

捧着食物走向桌子，徐向先瞄了瞄她手上托盘的麦辣鸡汉堡，没做声。及至由美坐下，闷声吃着食物，才嗫嚅说：“我是怕你长痘子，所以不买辣的。”

由美低头继续咬着汉堡，没搭理他。

“这几天一直忙着弄广告，所以没空找你。”徐向瞄着她的面色，略显小心地说，“昨天终于把广告弄好了，明天大伙一块庆祝，你喜欢怎么弄？”

“我明天没空……”由美依然低着头。

“只是晚上的聚会，你要加班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为什么……”

“你要忙就忙你自己的事去，要乐也乐你自己的事去，为什么硬要扯上我？”

徐向一窒，“大伙们都会带上女友的——”



由美把吃剩了的汉堡用纸片包上，放在托盘上，没做声。

“还在气我16号那天没到你家吃饭？”

由美吸了一口气，慢声说：“是18号，是我爸爸生日。”

徐向张了张嘴，举至嘴边的麦乐鸡不知怎么的就放回托盘上，
“是我不对，但我是真的忙啊，我们一起都这么久了，也不总是要天天对着……”

“我想再坐一会。”由美冷冷打断他的话，“你有事先走吧。”

“喂……”徐向睁眼睛望她，“都过去十多天了，还生气什么！”

“我回公司了。”由美用纸巾抹了抹嘴巴，然后揉捻成一团放在托盘旁边，站起身子举步朝大门走去——既然他不走，那么她先走吧。

徐向急急追上前去，跟在她后面走出麦当劳。门，是他从后面替她推开的。

由美径直往旁边的巴士站拐去。

徐向略一发愣，她已和他拉开数丈距离，只得扬起脖子朝她叫：
“今晚我们一起吃饭！”

“你喜欢吧。”由美一边说一边跨上公车。

“我接你下班。”她上了车后，徐向在车外瞄着她坐在不锈钢的座位上，又叫了一声。

由美装做没听见。

回到公司，由美坐回位子，俯着头按开电脑主机，隐约感觉旁边有个阴影朝自己走来，一抬头，是宋潮。

“吃饭了？”宋潮笑着问她。

“嗯。”

由美的脸微微地热起来。每次和宋潮说话，他的眼睛总是盯在她脸上。她不能忽略他这种神情，只好轻垂下眼睛。好像不自觉地就这样了。由美有点不自然。

“刚才在麦当劳门看见你了，和你一起的是你男友？”

“啊……是……”由美一愣，低声补了一句，“是大学的同学。”

“哦……”宋潮耸耸肩，淡淡笑了。

由美不知他为什么会笑，事实她也没必要因此而揣测些什么，却

感觉心里微微地失落。

整个下午，由美感觉宋潮的视线，不时穿过玻璃窗朝她射来。她一直垂头，眼光几乎不敢往那边看去。后来老板找宋潮商量新订单的设计图，两个男人就站在办公室大门边的桌子旁说话。

宋潮是背对着她的。

由美用眼睛偷偷看了一眼那高大的背影，望了两眼后，轻瞄一下周围有没有留意她的目光，发现一切如常，她缩了缩鼻子，微微扬起嘴角，轻吁了一口气。

漫不经心地敲着键盘，脑海飘荡着宋潮刚才的笑脸。想了半晌，莫名地自我唾弃起来——你是怎么了？居然会去注意一个男同事！你可是有男朋友的人了！

可是，可是她总能感觉到宋潮经常地留意自己。

每有她在说话或谈笑的场合，总见他突地冒了出来，然后环抱着手臂或捧着水杯笑眯眯地看过来，不时插几句话。那些话不紧不慢的，与她不太相干。但她就是觉得，宋潮那些话，好像都是为了要说给她听。

这是为了什么呢？

——噢，这年头有了男人的女人还追求暧昧感觉，奢侈了。她轻轻挨在椅背上，眼尾一瞟，老板和宋潮已经不见了。

双肩不受控制地微垮下来。发了一会子呆，手机突然“滴滴”地响。是徐向发来的信息，问她是不是五点半下班，如果是就不用回信息了。

由美微叹一声，把信息删除。

徐向与她是在大二时开始恋爱的。那时，她住在女舍三层。徐向是高她一届的学生，住在邻楼二层。徐向是由美室友茱子男友的死党，自从见过由美后，便央茱子为她拉红线。

由美得悉后，只是抿着小嘴浅浅地笑，既不回应也不拒绝。之后，徐向经常在傍晚时分，傻子似的站在两层楼宇前的一排棕榈树脚，呆呆盯着她宿舍的灯光。等由美走出阳台晾衣服时，他会立即缩至棕榈树旁边的阴影里偷看她。若见到由美和室友嘻嘻哈哈地自楼梯走下来时，徐向避无可避，会倚着吃胀了肚子般的棕榈树杆搔着头傻笑。



徐向在女生宿舍坚守至第二十六个晚上的时候，由美受不了六个室友的贫嘴，终于在一个有着钩月的傍晚磨蹭着朝他走去……

之后，徐向常常站在宿舍楼前的棕榈树下大声吹哨子，是一首名叫《飘雪》的曲子。柒子和其他室友听到哨子声，会立即钻出小阳台，一排儿地朝下俯着小脑袋朝徐向扮鬼脸，叽叽喳喳不知说些什么。然后，徐向会看见由美漂漂亮亮地自楼梯闪了下来。

后来，两人的关系到了公开化阶段，徐向干脆站在楼下“由美，由美”地叫，路过的男生也忍不住仰面向上望来，似乎都说这女孩名字好听哪，人也长得秀气哪，长着一副书呆子样的瘦削家伙有福气哪。

这时，室友们会吃吃地笑着跑出来，俯着头儿朝徐向大叫：“你找由美啊，她和大三班的俊男约会去啦！”

被挤在后面的由美急了，少不得红着脸挤前身子，先应了楼下望穿秋水的男孩，再回身处理可恶的女生们。

大学时恋爱，男孩子都寒酸得恐怖，女孩子也出奇地体谅。一周一至两次外出，徐向每每买上半斤糖炒栗子，然后拖着她的手儿跑到离学校远远的明月广场，在一棵老榕树下的小石凳上紧挨着坐下来。

徐向总是很满足地掏出热乎乎的栗子，左手抛右手“呵呵”地剥给她吃。再不就拣冷得发颤的天气去麦当劳买两元一个的火炬雪糕，也不坐在店里，就哆嗦着一边走一边吃。每每一阵冷风来，人一打颤一歪斜，会沾得满嘴白乎乎的。两人对望一眼，就能笑得一塌糊涂。

从大二至大四，他们的爱情之路，就是这样平平凡凡地过来了。

徐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，毕业后和朋友弄了个网络技术开发公司。早阵儿他姐姐刚生了小孩，父母搬过去帮忙带小孩。他一个人在家，天天泡方便面吃。由美曾瞅着他说：“你钻进网络补充能量就行了，连方便面也省了。”

徐向“嗯”了一声，一边撕扯着由美特意自家里带来的美味鸡腿，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。

由美起身，开始收拾被他扔得到处都是的书刊杂志。

每次来他家里都是这样的步骤——给他送吃的，替他收拾。时间一长，她觉得自己只是在机械化地做着一件熟悉得近乎厌倦的事情。精神不由自主地恍惚，想公司，想同事，有时，脑海会掠过宋潮的面

孔。

收拾完毕，由美会坐在徐向身边自顾自地说话。说工作，说同事，说些旧同学的消息。徐向俯着身子一边翻厚得吓人的电脑书籍，一边含糊应着，好半天了，听不见由美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人早走了。

在楼下的路边等公车的由美抬头，看着徐向的窗，黄色窗帘印了淡绿的竹叶，那是大前年她精心为他挑选的。才三年光景，已经透出陈旧气息，看不出原本翠绿的色泽。

而那个熟悉的窗户，也不会再传来徐向大声的叮嘱：“由美，小心走路啊，回家打电话给我！”

现在，他见了她有时会“喂喂”地叫，仿佛，她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。

时光果然是无情的。她不再是小女孩了，徐向也不再是吹着《飘雪》在宿舍楼下等待她的男生了。仿佛，那些曾经深爱过的片段，就像这首曾经流行过的曲子一样，禁不住岁月的搓洗，慢慢掏尽内中的热情。

那是她和徐向曾经努力堆积的爱情。

去年情人节的前一天，徐向就当着大帮朋友说，现在还流行送花给女友啊，傻冒！老土！合则来不合则去才是二十一世纪的爱情座右铭！

由美刹时愣住。他变了，才几年时间，现实和世俗已经分明地刻在他的心头，纯真情怀，已经不再。

日子依然过着，徐向依旧没日没夜地忙他的网络开发工程。某天的傍晚，由美买了一袋草莓到他家，隔天再来时，吃剩的草莓浸在水里，空气里有股发酸的腐烂气味。

水，混和着鲜红的颜色，一丝一丝地散开来，像撕烂了的破碎云彩。

由美收搭着残局的手，突然沉重得抬不起来。那是何等悲伤的感觉，不是消亡，也不是死去，而是忘却。

提着脏衣服，拂着衣襟上的烟灰，踩着地上的啤酒罐，由美的心凉颤颤的，头接着会痛，然后想哭。珠串般的泪，在背着徐向的时候悄然滚了下来。

男人与女人，由相爱至依赖，就像小孩不得不长大至成人一样，



只是一种经历，一个过程。

每一对爱侣，都会这样的。就这样过下去吧。由美虚弱地安慰自己。

毕竟除了她，徐向没拖过其他女孩的手。

六天前，由美上夜班，徐向说好了下班来接她的。十点多了，人影也不见一个，由美在公司门口站了好一会，他才来说和朋友在搞什么红客大联盟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不能来了。由美当场哭了，乘着夜色，迷蒙着眼睛沿着路一轮小跑。

一台双人摩托从身边开过，微风吹来车子后座女孩“咕咕”的甜蜜笑声。像受了刺激一般，她越发伤心。也不知哭了多久，突然不想哭了，一摸脸，泪水已被风干。

这六天，双方没通过一次电话。由美以为自己会伤心，或许也是真的在伤心，却好像不太难受。今天早上，由美穿了一套浅蓝的套裙，前胸别个小小的向日葵，踏入公司那刻，她猛然觉着心情轻松起来。

——她仍然年轻，她仍然美丽。生命的意义，其实只有现在，过去已经过去，将来尚未到来。

直到中午下班，徐向窝在她公司门口等着。两人同赴麦当劳时，却被宋潮碰见了。

宋潮是公司新来的工程师，人长得帅，还喜欢歌德、雪莱、惠特曼，不时还在网上发几首酸不溜秋的诗歌，然后有意无意地说了出来，惹得公司女孩子老在他面前搔首弄姿，摇来扭去，好不热闹。

由美不太喜欢这样。这类出众的男人，因为英俊，所以花哨。男人的内在要通过外在刻意表达，终究显得突兀些。所以，宋潮和其他女同事叽呱调笑的时候，由美从没多瞧一眼，更不会赶上前去一块胡扯。

不过，相处久了之后，由美感觉宋潮待人也挺热心的。上次门卫张伯深夜肠胃炎，痛得受不住，倒下时按了电话里的重拨键，刚好是宋潮接到，宋潮在电话那端只听见几下呼呼的喘声，接着就没声儿了。他二话没说就扑回公司，送了张伯到医院，通知了他的家人，还先垫付了二千元押金。

现在，他隔三差五就到张伯家吃饭。张伯咧着嘴笑，整个看儿子

一般的模样。

连这种小事也记在心上，由美觉得自己是太过留意他了。或许，她这样做，是因为不知从哪一天开始，她觉得他也在留意自己。

临下班时，老板拿一叠珠海度假村的票子回来，扬着手宣布，明天周六办公室人员开车到珠海玩去。女孩子们开心得尖叫着拍起手来。

宋潮看着由美问：“你去吗？”

由美“啊”了一声，尚未回答，便听得老板大声叫：“谁不去，今晚就得请吃饭！五星级酒店海鲜餐！”

“谁不去了？”由美盯了宋潮一眼，迅速朝老板叫去。

同事们陆续走了，由美知道徐向在门口等她。

她偷看了斜对面办公室的宋潮一眼，他还在埋头工作。由美不知怎的就觉得烦躁，翻这翻那地拖着时间不下班。半晌，她有些羞愧起来，同时感觉自己无聊极了。

——还是走吧。收拾文具的速度突然间变得异常迅速。她挽起手袋走到走廊时，渐渐放慢脚步，心里突然想，别让宋潮又碰见徐向了。

徐向站在公司大楼正门前，伸着头向这边望，一见由美就叫起来。由美皱皱眉头，来到他面前。徐向小心瞄了瞄她的脸色，低声问：“去吃牛扒好吗？上次你说安娜餐厅的牛扒好吃。”

由美说：“我上次说的是猪扒！”

徐向立时没了声儿，平日就不太晓得哄人，现在被由美没好气地抢白，更是半张着嘴说不出话。

在安娜餐厅吃过晚餐，徐向说我们看戏去吧，由美说累了，要回家。

回到由美住所的楼下，徐向望着已经扭身步上楼梯的由美，顿了一顿后，只得转身离开。

楼角拐弯时，由美回头，默然看着徐向的背影在楼宇的阴影里一点一点地隐去，一眨眼间，已全然消失。

叹一口气，她转身上楼。即将进入家门之时，手机响起——是徐向。

他说：“我一直爱你，很爱很爱，五年来从没改变过。”



由美沉默。

徐向说：“我会改的，我真会改的，相信我。”

由美淡淡“嗯”了一声，合上手机。心神有点恍惚，思绪像抓不住的风一般，在脑子里绕来转去。步入家门后，顿觉头有点昏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她被手机铃声吵醒，是宋潮。“只给你十五分钟时间装备，然后立即下楼。”

由美“啊”了一声，咬着嘴唇笑了。心情突然就好起来，跑到衣柜里挑了好一会衣服。一瞄时间，立即抱起衣服尖叫着冲进洗手间。

穿戴完毕，她飞跑到楼下。公司的面包车果真等在那里了。钻上车子后，第二排留有一个座位。宋潮就坐在旁边。

同事咪咪叫：“由美你今天的打扮好清爽耶，很有阳光 FEEL 哟！”

其他同事笑了，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各人今天的打扮。

由美朝咪咪耸鼻子，正要抛回几句调皮话，猛然见得宋潮正眯眼望着她，眼波闪闪发亮。那，那应该是一种能够撩拨任何女孩心绪的情意。她相信她看得很清楚。

她脸微微红了，欲对咪咪戏谑地调皮说话，却无法再说得出来。

来到珠海度假村，几个同事叽叽呱呱吵着要去玩赛车。由美有点怕怕的。但她今天穿着深蓝 T 恤，褐色连衣裤，一副活力得不行的样子。咪咪不容分说就把她扯进场地里去。

租了车子后，工作人员把规则说了一遍。由美哆嗦着钻进车子，系好安全带，轻轻一踩油门，车子蜗牛似的朝前爬行。咪咪从身边“嗖”地窜过去时，大笑着朝她挥动小手“GO，GO”地叫。

她还是怕得要命。小心地沿着平坦水泥道行驶了一段，很顺利，便不怎么怕了，踩大油门就想朝前边的小弯冲去。

车子拐过去后，前面居然是个更大更急的斜弯！由美瞠目结舌，尖叫尚未冒出咽喉，车子像箭一般朝旁边挂满橡皮轮胎的水泥墙脚直冲过去！

“砰”的一声，车子“哗啦”翻了！由美被抛在旁边的草上，趴着身子大哭。车子歪在一边“吱吱”转着轮子，像在嘲笑她是玩小型赛车的人中史无前例的大笨蛋。

“快起来，草地上有水！”一男声在她身后低低响起，随即自身侧一把拉起她搂着。

由美抬起泪眼一看，是宋潮。

原来他一直在后面跟着自己。由美像看见救星一样，转身缩进他怀里嘤嘤抽泣。四周静静的。同事的车子都前面去了。

宋潮抚着她的头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我在，我一直在。”

由美伏在他胸前，听见他的心“咚咚”跳着。她的心也“咚咚”跳着。他的大手顺着她的长发由发顶朝下缓缓地抚弄着，还不忘轻拍着她的肩头，一下一下地。

她觉得安静，一股奇怪的愉悦自心头悄然划过。缓缓闭上眼睛，周围有夏蝉“啾啾”地叫。

夏蝉？是夏蝉吗？她微微一颤，脑子闪过徐向的面孔，还有他曾经说过的话——我们相识在初春，相恋在夏季。那时的我们悄悄溜至城北的蓝心公园侧的相思林，阳光晒得你的脸红扑扑的，夏蝉在树上“啾啾”地叫，像能把时间牵拉成一条长长的线，那时，我们可以在一张石凳上坐很久很久的时间……

说那话时，徐向也像现在的宋潮一样半搂着她。不同的是，宋潮的手宽大厚实，有温热的感觉。徐向的手凉凉的，修长瘦削，手背纵横错列着数条青筋……

他们都以同样的姿势，一只手轻搂着她，一只手绕至她脑后，一下一下地从上而下地滑过她的长发……

半晌，宋潮抬起由美的面，看着她……随即低俯着脸庞，轻轻吻了下去……

由美终于知道，宋潮的唇，温热得能够把人灼伤。

手机似乎在颤动，由美挣开宋潮的搂抱，掏出手机一看，是徐向发来的信息：你在哪？我很担心你。

由美细看时，这条信息已经连续发了六次。

昨晚，由美没有去电告诉徐向今天到珠海。两人相恋五年，她从没过无缘无故玩失踪的把戏。

由美突然觉得慌乱，徐向还是很关心她的，他只是忙于事业而忽略了自己。今年年初，他曾说过要在明年春节前买一套漂亮的房子给她，夏季时和她到九寨沟看水色，秋季时到北京香山看枫叶，冬天到



哈尔滨滑雪。说话的时候，他没有半点敷衍。事实上，他从来就不是口甜舌滑的人。

徐向不够英俊，人也显得木讷，但他确实是在为他们的将来努力，一直都是。她怎么能在他奋斗的时刻，让另一个男人亲吻呢？怎么能？

由美迅速推开宋潮，半捂着青白的脸，另一只手，覆盖在嘴唇上轻轻拭着。

宋潮掰过她的肩，“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比他好。”

她又挪后了一点位置，瞅着他轻声问：“你肯定？”

“起码我不会像他一样忽略你！”

“他没有……”

“没有？”宋潮捉着她双肩，冷冷说，“我不太清楚你们的关系。只记得前个月你加了六晚夜班，有天晚你干等在路边超过半小时！上个月你生病，上午告了病假，下午一个人软绵绵地坐公车到医院打点滴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那次患了重感冒，统共要打三天点滴，而这三天的下午，都是你独个儿晕乎乎地去医院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为什么知道？”宋潮轻哼一声，“打点滴都坐在注射室旁边休息室里，宽大的玻璃窗外就是通向住院部的小路。刚巧那天我要到医院探望一个做心脏手术的朋友。至于我没有上前向你打招呼，是因为听到你曾和咪咪说过，每次你生病了，男友都会尽心地照顾你……”

由美瞪着他，半晌，猛地挣开他的手，扭身跑了。才迈出几步，泪水便汹涌而至……

回到广州后，一切回复原状。宋潮对她仍是老样子，在闲暇中微显挑逗，却不显突兀。她知道他在等待。

徐向很快就知道这两天她曾和公司同事到珠海度假。却只是知道而已，内中一片空白，没有细节。

不过，从由美的言行中，徐向察觉一些什么了。后知后觉的男人不算是好男人，但起码晓得忏悔，起码晓得亡羊补牢。

房子买下来了，徐向出资。房主有两个名字，他和她。

这段时期，两人早上才见过面，中午徐向就会来电话，说的也不是什么重要事情，不外是询问她新居墙纸的花纹和颜色，小摆设的尺码，或告诉她今早顺路到花草市场买了两盘幸运草等等小事情。

有时，他还会在说完这些话后外加一句——你下班就绕来新居看看，我先到街角处的麦当劳买麦辣鸡腿汉堡等你来吃。

由美轻声应着。许多时候，宋潮从玻璃窗边走过。他看着她在聊电话。她没有看他，却感觉得到他在看着自己。

暧昧是动人的，恋爱是美好的，却敌不过时间的消磨。走向平凡，是每一对情侣必然的结果。无论选择徐向还是选择宋潮，结局都会一样。

但她熟悉徐向。他曾经给了她纯粹的爱。而宋潮，有可能是爱，也有可能是……诱惑。

二十一世纪的女人，理智而不失感性，依赖而不失坚强。她喜欢这样的自己。

但回忆是美丽的。有时，由美坐在写字台前，想起宋潮晶亮的眼睛，还有，他曾经温暖的唇。

她轻轻垂下小脸，浅浅地笑——这，又有什么呢。

